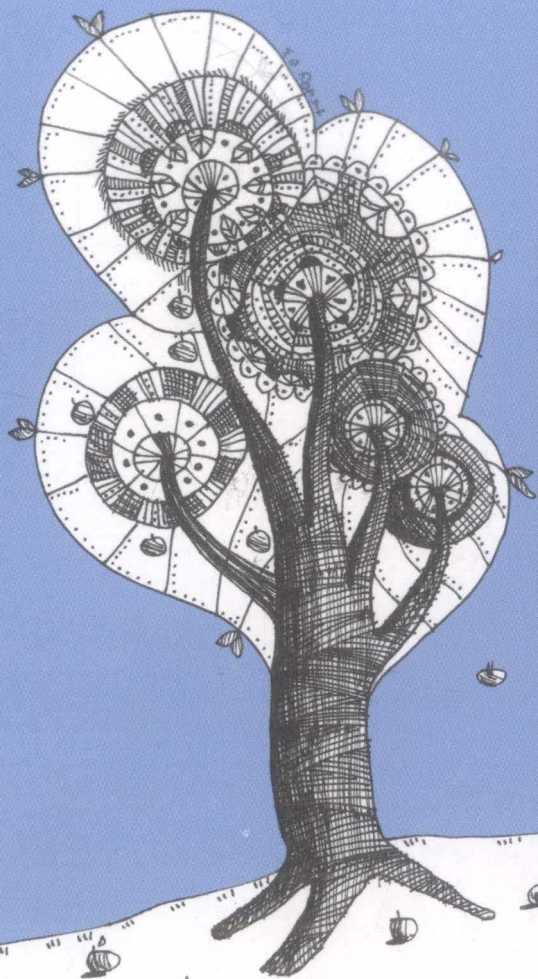


盛夏的纪事

孤岛少年的

那天晴的小说



【

阅

孤岛少年的

那天晴的小说

盛夏纪事



有人
出版

有光 系列 1
the light

有光 系列 1
the light

孤岛少年的盛夏纪事 那天晴

作 者/那天晴

责任编辑/曾翎龙

封面设计/尉小明

内页设计/尉小明

内页插图/抽屉

发 行 人/杨嘉仁 周若涛

出 版/有人出版社 Got One Publisher Sdn Bhd (755513-K)

118A, Jalan Sultan Abdul Samad,

off Jalan Tun Sambanthan,

50470 Kuala Lumpur, Malaysia.

电话: +603 22739496

传真: +603 22749496

网址: <http://www.got1mag.com>

电邮: got1mag@got1mag.com

印 刷/永联印务有限公司 Vinlin Press Sdn Bhd

马新销售/诺文文化事业私人有限公司

Novum Organum Publishing House (M) Sdn Bhd

8, Jalan 7/118B,

Desa Tun Razak,

56000 Kuala Lumpur.

电话: +603 91796333

传真: +603 91796060

初 版/2008 年 5 月

售 价/马币 2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ISBN 978-983-2812-26-5

国家图书馆出版品编目资料

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-in-Publication Data

那天晴, 1980-

[Gu dao shao nian de sheng xia ji shi]

孤岛少年的盛夏纪事/那天晴

(有光系列= The Light : 01)

ISBN 978-983-2812-26-5

1. Chinese fiction--Malaysia

2. Malaysian fiction (Chinese).

3. Love stories, Chinese.

I. Title. II. Series.

895.1352

以及所有对大学怀着梦想的年轻人。

谨以此书献给颖中，阿麦，颖慧，

楔子

天黑以后，欲望在暗处成形。

今天是圣诞前夕，我和朋友一起到孟沙一间充满强劲音乐、菸、酒和女孩的酒吧庆祝。我们不是基督或天主教徒，今晚除了想喝酒聚聚，就是想钓辣妹。我忘了店的名字。它位于大路转角，摆设跟普通酒吧没多大分别。吧台在正中央，墙上镶了片大镜，皇帽、海尼根、老虎啤等的绿色彩光闪烁流动。女酒保穿着红白色性感的衣服，裙子短得可以看见里面的小内裤。我们要了支伏特加，点燃烟，工作、烦恼的事情啊先抛去看不见的角落，像把纸张塞进瓶子丢入海中央，飘啊飘啊最好不要回来。

十一时许，人潮渐多。桌子靠近入口，我如扫描器般扫描着来去匆忙的女孩。你要寻找感觉良好的美女然后跟她微笑，如果幸运甚至可以觅得一夜情对象，某次杰说。当时我只是笑笑，不置可否。两年前杰这么说。

“升，那女的不错。”朋友拍打我的肩膀，指了指不远

处的一个女人。

“哦？”

恰好她也望过来。一头长长的秀发，感觉成熟温婉，像港剧《创世纪》里的Michelle。我们自然地在四目交投时微笑起来。我想过去搭讪，门外却传来阵阵倒数声。“10，9，8，7……”超过千人的人潮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，大家都在等待圣诞节的来临。我们一起倒数，然后在最后一刻欢呼：Merry Christmas！挤满整条大街的人群一起把手上的彩带喷射等喷射到空中，让周围的人都沾染喜悦。许多人手里挥动着荧光小棒，不断互道贺喜。

“Merry Christmas。”长得像Michelle的女人经过身边时，我说。

“Merry Christmas。”她笑着点点头。

“去哪里？”我问。

“附近。”

“等会还会见到你吗？”

“会的。”她笑了。“等我。”

“好。”我点点头。

酒精使身体热起来。浪漫又温柔的DJ Sammy快速地带领吧内的人们冲上天堂。DJ Tiesto则带来激烈又充实的快感，不断刺激大家的神经。我们随着音乐晃动身体，尽情放纵。两个只穿着数片布料圣诞装，拥有惹火身段的性感女酒保爬上吧台跳钢管舞。纤细柳腰不断扭动，紧实微翘的臀部轻轻挨着钢管，她们舞出各种性感火辣的诱惑动作，然后拉着吧台附近顾客的衣领，不断把手里瓶子的烈酒灌进他们嘴里。我凑前去给她灌了两口。第一瓶是威士忌，第二瓶则是非常

烈的Tequila，呛得我一直咳个不停。后来像Michelle的女人过来。她的名字是P，女人P。我们聊得非常开心。由于喝了不少酒，我们甚至跳了上中下紧贴的三贴。强劲的Trance让世界旋转起来，我们的舞姿最性感，是舞池里最闪耀的一对。

跳完舞后，我送她回家。途中我在的士上问要不要再找个地方聊聊。她点头答应。我们到酒店登记付钱进房后，她先冲凉，随后到我。虽然有点尴尬，但我们还是慢慢吻起来。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在前戏，从耳垂、乳房、大腿内侧吻到阴部，挑逗了好一会儿才戴上套子慢慢进入。过程并不激烈，就算我到了深处，她依然没多大动作，连呻吟也很轻微。到达高潮后，我们到厕所做了简单的冲洗，回到床上聊天。

“知道极光吗？”女人P问。

“出现在南北极的美丽光线？”我拿起两根菸，一起放进嘴里点燃，再递一根给她。

“嗯。但不是绚丽的七彩光线，而是一道纯净的白色亮光，一条缓缓波动的光河。当你听见Dj Tiesto的Traffic时，那道纯白色闪电般的极光就会出现在舞池内，横越你我头顶。”

“美丽吗？”

“抬头望去，你会看见一道白色的极光出现在空气中，薄薄长长的一层，河水般变幻流动。极光中间的部分比较亮，前后两端的部分比较暗淡。你伸手抚摸它，想要抓住眼前的极光。”

“抓得到？”

“抓不到。但没关系。”她说话的神情漫不经意，我却觉得她其实对一切都很在乎。

“想说你过往的故事吗？”她问。

“不想。”

“我想。”然后女人P笑了。我也笑了。

“我在报复他。”女人吸了口烟。

“哦？”

“因为他伤害我，所以我也伤害自己，伤害他。”女人P吸了一口菸。“自觉性地伤害自己。他哦，经常背着我跟其他女人睡。一开始拍拖我就察觉了。我本来打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某次他趁我喝醉时，竟然跟朋友交换伴侣。当时我真的乱成一团。但半醉半醒下，也就做了。事后那变态的家伙竟然说，他喜欢看我和别人做的样子。好啊，我就做给他看。”

“我觉得自己裂成了无数碎片。我要报复，跟不同的男人睡，随便拥抱陌生的身体，冷冷地看着男人恶心的部分和射精的丑陋样子。我企图通过一夜情，在四散的瓦砾碎片中寻找自己，寻找它们的连贯性，寻找把它们重新联系起来的可能。就算知道无法觅得什么，但通过寻找的行为，那些碎片仿佛也变成一个真实的个体。”

“像寻找极光？”

“像寻找极光。”女人P点点头。

“你呢？为何一夜情？”她问。

“纯粹的性爱。背后没有原因，也绝对不要有原因。”

“睡吧。”她说。

“嗯。”

隔天早晨睁开眼睛时，有好一阵子想不起自己在哪里。待清醒些后，才看见身旁躺着的女人P。冷气太冷，她虾般缩成一团。我勉强爬起来看桌上的手机，早上七点多，虽然不必上班，但还是回家好了。我梳洗的声音把她吵醒，只好等

她梳洗后才一起离开。把女人P送上的士后，我走向轻快铁站。途中经过一个公园。大概因为半夜的一场雨，花草湿淋淋，比平常沾上露水后更为潮湿。手里把玩着的银角忽然掉到草地上，我俯身去拾，刚好看见被晨曦照射到的一棵小植物。看清楚了那是什么后，我愣住好一阵子，才继续走向车站。

直到我站上月台看到铁轨，眼眶才开始慢慢润湿。在喜欢上并离开你后，中学最后一年到大学毕业工作这七年来，我的人生起了很大的变化。像火车驶在错误的铁轨上，我一直走向错误的地方。生命里那些曾经燃烧过的情，如今已经消失在无的平庸生活里。我习惯了从前我所憎恨的错误，我没有力量调正铁轨，没办法将青春期时开始扭曲的人生变直，没办法忘掉往事带给我的冲击。我希望有人可以带我离开孤岛，所以把方法告诉你。虽然最后你并没出现。

但无论相隔多久，我依然记得你说过的雨树，一棵小小的植物。

孤岛少年的盛夏纪事
第一章



我的中学在镇上相当有名，也是唯一一所由九十九巴仙华裔学生所组成的国民型中学。千多名学生里，只有几个巫印裔学生。他们大部分是老师的小孩，又或是一些觉得能掌握华巫英三语是一种优势的家长的孩子。校方规定同学们之间必须使用华巫英语交谈，使用方言如广东话或客家话，会被学生巡察团抄名。但抄了名字后，只要不是打架偷窃抽烟等的大事件，一般不了了之。

我当过两年巡察员，知道不能说方言的规定只能吓唬好学生，又或用来约束学长团团员本身。其他学生则根本不当一回事。人人都说反正校长不谙华语，我又何苦努力遵守。几年后出来社会工作，才知道强制规定人们不能使用方言交谈严重抵触人权。但因为马来西亚人对人权的认知非常有限，因此在穿统一校服的中学里，连一把反对声音也没有。

我和杰是很好的朋友。小时候，我们曾因不爽对方而打过一架。他当时没有鼻血狂喷，我也没有头破血流。小学生打架最多扯掉对方衣服钮扣，放掉对方脚车轮胎内的气，尚

不至于杀人放火。小学生也很善忘。我们不打不相识，后来甚至变成好朋友。朋友吵过打过，感情反而更好。我们很可能在拳脚往来时，近距离嗅到相同的味道，从此臭味相投也不一定。

“世界多大？”

“很大。”

“多大？”

“每走一步，在触摸得到的范围内都是我们的世界。”

我回答。

“触摸不到的呢？”杰继续问。

“别人的世界，但跟我们有绝对关联。”

“有趣。”杰的眼神里闪烁着异样的光芒。他蹲了一下，忽然跳起来说。“我要掌控我的世界，过自己的人生。我要牢牢守住我的世界，不让别人夺走。”

“生命和一颗植物的种子有着相似之处。摧毁它，其实比让它继续生存更容易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我们是一颗被埋在泥土深层的种子。为了成长，我们必须努力吸取泥土里的水和养份，才拥有足够的力量破壳而出，突破层层厚土寻找阳光。但现实世界里，别人会故意不给你这些，不给你那些。一个人和一棵树要活十年光景其实很难，但毁掉一个人很容易，要把树连根拔起也只需要一点时间。”

“那时候，我会抗争到底。”他咬紧牙根地说。“你会帮我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放学后，我们爬上学校的三楼观看远处的山峦起伏。杰绝非好勇斗狠的冲动派。唯有四周无人时，他才会流露出这种极端的愤愤不平的表情。平时的杰人缘非常好，友善又亲切。我很欣赏他，因为我缺乏鲜明的个性。

十七岁那年，杰泡上小欣。我们当时是学生警察团的团员，经常收到邻校学会的邀请，到他们主办的活动守夜。这可以避免附近的小混混到学校捣乱。我们的警察制服是校内最帅气的学生制服，浅蓝色上衣、浅褐色长裤、警笛、警帽，整整齐齐一副真正警察的武装。我们常常二十四小时轮班巡逻。并非真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，只不过夜里拿着棒子巡逻，对来捣乱的混混可以起阻吓的作用。虽然更多时候混混都认识杰，常给面子没有作怪。

那次应华合中学华文学会之邀，我们在生活营里负责巡逻。团长因故缺席，所以交由副团长杰代理。他和几个队友也当起生活营的工委，负责协助交通、节目组等。我们分成两批，日夜轮班巡逻。我是日班巡逻队的领队，他是夜班的领队。守完日班后，我留在岗位上跟队友聊天。

“没问题吧？”来接班的杰拿了几包饭盒。

“嗯。里面怎样？”我接过饭盒。

“无聊的节目，沉闷的气氛。还好你没进去。”

“哦？”我说。

“不过，还好有个美女工委。嘿。”说完我们眼睛一亮，再会心一笑。

“多美？”

“多嘉嘉三十分。”

“厉害！”嘉嘉是我们计算美女的标准，她是五十分，

其他人则跟她比较。

“是咧。待会儿一起进去？”

“不要了。我对那些节目不感兴趣。”

“不勉强你。待会儿还在这里吗？”

“是呀，可以替你守班。反正也不是第一次。”我忍不住调侃他。

“哎哟，我的力升真是好人，下次请你喝凉茶。我跟他们进去了。”杰指了指那几个跟他一样好色的队友。

“好。认识了美女，记得介绍。如果到时你还记得我的存在。”我再度嘲笑他，因为这家伙最重色轻友。

“一言为定。”那家伙一副我办事你放心的样子。“有事叫我啊。”

“嗯。”那家伙溜进去讲堂，剩下我跟几个队友在校门口站岗打呵欠。

杰家里自制的草药凉茶清凉可口，在镇上非常有名。由于从小就跟爸爸一起跑夜市，不管是三山五岳的大混混小混混，还是美眉辣妹至大姐姐，或是师长前辈到学弟，他几乎都认识。虽然杰很英俊，追女孩却屡战屡败，连一次也不曾成功。他每次追女孩都找我陪他打电话，每次被拒绝也找我喝茶诉苦。这时期的男孩固然对异性充满好奇，时常聚在朋友家一起看A片，还遇过朋友家人刚巧回来，几乎就要被捉的惊险场面。但那时我们谁都不曾拍拖，爱情和性只能停留在幻想的阶段。

“打篮球吗？”深夜里，一起巡逻的队友问。

“好啊。”我们摸黑到伸手不见五指的篮球场，一起朝暗处的篮框胡乱投篮。

学校后门处忽然响起震耳欲聋的机车引擎声。我拿起哨子狂吹，让队友赶快去通知其他人。不到五分钟，杰和其他队友便赶到现场。我一直在门后严阵以待。但几乎在杰赶到的同时，他们也嚣张地扬尘离开。虽然他们的出现跟消失前后不过五分钟，我们的忧心忡忡却持续了两个夜晚，像弥留脑海的影像只需时十五分之一秒，担心永远是更长的时间。我和杰不由得相对苦笑。世界上竟然有这些半夜不睡觉，到处吓人的无聊家伙。

“真无聊。”我说。

“是啊。”杰身后传来一把甜美舒服的声音。黑夜里骤然听到一只麻雀早晨的啾啾应和，我有点意外。这才发觉原来营里的工委也来了。

“幸好如此，不然真会很闷。”我猜她就是杰所说的美女。

“小欣，力升。”杰为我们介绍。

“嗨，要逛校园吗？”她问。

“可以啊。”我和杰点点头。其他人见没事，就回营里忙其他活动。我们三人在漆黑的校园内散步。没开灯的走廊上，照明只靠两支手电筒。微弱灯光下，各种事物斜影的深处都躲着一两个人心里的胡思乱想。午间没雨，是个炎热干爽的夜晚。

“这里是我们的科学实验室，那是上生活技能的木工室……”小欣边走边介绍。

“哦？你学校的课室比较新，我们的陈旧多了。我校的几个男教师偶尔会躲在木工室里抽烟。”杰热烈地回应着。

“很糟糕哦。”

“是啊。老师不允许学生抽烟，自己却躲起来抽，根本就是人渣。”

“对对对。”小欣点点头，完全不在意杰那爱恨分明的说话方式。这让我很惊讶。

“你朋友不爱说话喔。”小欣忽然指着我。

“才没呢。平时这家伙吵得要死，一见到女孩就装酷，话都不多说半句。”他双手环胸摇头地说。

“……”我没好气地朝那家伙瞪了一眼。

“哦。”小欣抬起头仔细打量我。我想立刻就转身逃开。

“这家伙很厉害哟，中文造诣深不可测。”杰在旁煽风点火。

“……”

“会写作的人都很有才华啊。”她说。

“他写了很多故事哦。”杰说。

“你这家伙别陷害我啦。”真想往他肚子揍几拳。

“我很想听你的故事，但小欣现在有事拜托你们两位。”旁边的杰则点点头，似乎早有预谋。我们走到小亭子里坐下。小欣说话时蚊子飞来飞去，但打蚊子的骚乱并没影响接下来的精彩故事。

“我们的营有个传统，就是通过一些惊吓、夸张的特别节目，来增进营员和工委之间的感情。我们曾经把生日的营员叫出来，然后当众责骂，说他们犯了营规等的，要送他们回家。当全场气氛开始沉默不安时，我们让纪律小组带他们回房收拾行李，要他们各自拿着行李伤心地回到讲堂。我们把早装进生日卡片的信封，当成是罪状给他们回家拆开。这时在外的汽车不耐烦地鸣笛。当他们伤心地要离开营地时，才出其不意地唱起生日歌并捧进蛋糕。那次噢，被整的营员个个破涕为笑。我原本还担心整得太过分，但后来节目达到了效果，我们与营员之间的感情突然跨进一大步呢。大家过后都称兄道弟起来。”

“哇……”

“呵呵，是一个为他们精心策划的特别节目啊。这次我们将以车祸的方式进行。几个工委将扮成出外采购时遇到车祸受了重伤的模样，个个绑上绷带，染上鲜血啦等，躺在椅子上跟团员道歉，说因为不能完成任务非常对不起大家。另外也有团员留院不出现。”

“啊？！”我再一次为她的点子倾倒，但并不知道该如何帮忙。

“安啦，你不是扮受伤的人。你只需要对营员报告我们受伤的事情，然后在一旁不要笑就好。”杰说。

“哦，简单。”我答应他们。

“不简单啦。唉……”杰随即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，幽幽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因为扮受伤的人是他，呵呵。”小欣笑着说。

“啊？！”我立刻大笑起来。

杰的头包着厚厚一圈的纱布，手也包有长长的绷带。白色纱布和绷带缀有晕开去的红药水，“伤口”则涂上黄药水，这些可媲美奥斯卡化妆技术的装扮再搭配夜里昏暗的灯光，伤者入木三分的演技，若非早知情肯定连我也给骗了。更让我惊讶的是连真拐杖也给她们找来做道具，真让人拍案叫绝。

起先营长在讲堂内严肃地告诉营员，工委因为出外采购而遇上车祸，还未说完便有营员“啊~”的一声叫了起来。只有我看着天花板上的老旧风扇吃力地旋转着，努力忍笑。气氛渐渐凝重，大家一言不发静静坐在地上。过后营长让营员列队到楼上教室，去探望杰和其他几个受了重伤的工委。营员们进入教室，杰推开旁人坚持握住自己的拐杖，一拐一